



再批判

文艺报编辑部编

作家出版社

再 批 判

文艺报编辑部编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851 字数102,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7/8 插页2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000 册

定价(7)0.50 元

出版說明

从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文艺界又进一步对他们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入批判。在去年“人民日报”、“文艺报”上，相继发表了張天翼的“关于莎菲女士”，王燎熒的“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的反动性质”和陆耀东的“评‘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批判文章。今年“文艺报”第二期又出了一个“再批判”特辑，将王实味、丁玲、蕭軍、罗烽、艾青等人在十五、六年前放出来的一批毒草重新发表出来，並进行了批判；“文艺报”編者在这一特辑前面加了一个重要的按語。在今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又发表了华夫的“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这些文章的发表，在社会上得到了广大讀者的注視，从而帮助很多不了解丁玲、王实味等的反党事实的人，看清了他們的真面目。現在，各地正在对这些反党分子的反动文艺思想深入地展开批判。为了有助于这一文艺思想大辯論的展开，我們將上述这些批判文章收集起来，附上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毒草原文（为了使

於参考,除今年“文艺报”第二期附录过的毒草外,还加上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編成这个小册子,以供参考。

編 者 1958年2月28日

統一書號：10020·851

定 价： 0.50 元

目 次

第 一 輯

- “文艺报”編者按語…………… (2)
-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林默涵 (5)
-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 重讀“三八节有感”……………王子野 (15)
- 莎菲女士在延安
- 談丁玲的小說“在医院中”……………張光年 (19)
- 斥“論同志之‘爱’与‘耐’”……………馬鉄丁 (27)
- 罗烽的“短劍”指向哪里?
- 重讀“还是杂文的时代”……………严文井 (37)
- 駁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馮 至 (47)

第 二 輯

- 關於莎菲女士……………張天翼 (54)
- 丁玲的小說“在医院中时”的反动性質……………王燦燦 (71)
- 丁玲的“复仇的女神”
- 評“我在霞村的时候”……………华 夫 (85)

評“我在霞村的時候”……………陸蠡東（94）

附 录

王笑味：“野百合花”……………	104
丁 玲：“三八節有感”……………	114
丁 玲：“在醫院中”……………	120
丁 玲：“我在霞村的時候”……………	145
蕭 軍：“論同志之‘愛’與‘溺’”……………	171
羅 烽：“還是雜文的時代”……………	177
艾 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179

第一輯

“文艺报”編者按語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說“在医院中时”，是在1941年發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題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陣地”上重新發表。

王实味、丁玲、蕭軍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發。蕭軍、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結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書，向蔣介石出卖了無产階級和共产党。她隱瞞起来，騙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編，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監獄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重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15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批判文章，而把每

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再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评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原载“文艺报”1958年1月26日第2期)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林默涵

历史是不重复的。但是，有时候使人感到有些历史事件似乎真地会出现两次。当我们这回在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在延安时期同王实味所做的斗争。马克思说过，一些历史的事变和人物，往往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马克思所指的那些第一次出现的是在历史上演了重要的积极角色的人物，而过去的王实味和现在的右派，则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小丑，他们不自量力地妄想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就不能不始终扮演一种十分可笑的喜剧角色，而且很快地得到了一个可耻的下场。

混进革命阵营中来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总是会利用革命在一个时期的困难处境来施行他们对党和革命的攻击。王实味和他的一伙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展开了对党和革命的进攻呢？那时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都

处在—个十分严重的狀況中。在苏德戰場上，希特勒匪帮正在猖狂地进犯苏联，苏联紅軍还没有能轉入攻势；在国内，我們正受到日寇和蒋介石的兩面夾攻。当时的陝甘宁边区，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圍封鎖下，粮餉断絕，几万干部的生活發生了極大的困难。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整个边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开荒生产运动。但是，也有一部分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对当时的困难处境和艰苦斗争产生了畏怯和动摇的情緒。这种情緒主要表现为極端平均主义的要求和对於領導的不滿。王实味看到这种情况，以为时机到了，他就揮起他的羽毛扇，到处煽火，在青年同志中散布了許多污蔑党和革命根据地的流言蜚語，同时公开发表文章，企圖煽动起一个反党的大火災，“野百合花”就是一篇在革命陣营内部煽風、点火的文章。

王实味的活动並不是孤單的。那时和王实味相呼应的，就有丁玲、陈企霞、蕭軍、罗烽、艾青等人。丁玲不但在自己主編的“解放日报”副刊上發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而且她自己写了跟“野百合花”互相竞赛的毒草“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王实味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在丁玲策动下，蕭軍、罗烽等联名發表的“太陽里面也有黑点”，陈企霞的“雞啼”和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文章，还給他們的反党言論和反党行为建立了理論的根据。他們眼中的革命根据地是一片黑暗。他

們說歌頌革命根據地的光明，是等於把暗夜當黎明。他們主張“槍口對內”，主張要像魯迅先生打擊國民黨反動統治一樣，揮起他們的“使人戰栗”的“短劍”來攻擊黨，攻擊革命根據地。

他們這些文章發表後，立刻受到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歡迎。“三八節有感”、“野百合花”等文章被國民黨大量翻印，用作反共的宣傳材料。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还被當時西安的特務機關改編成劇本上演。

但是，王實味和他的伙伴們的罪惡陰謀，並沒有得逞。他們的真面目很快地被識破了。他們本來想煽動起一場反黨的火焰，而結果却引起了一場反擊王實味的鬥爭，煽火者自己給火燒着了。廣大羣眾在這場鬥爭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覺悟，最後粉碎了王實味的陰謀。

“野百合花”是一篇怎樣的文章呢？

和一切混到革命陣營中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反黨分子們所常做的一樣，托派分子王實味的這篇文章也是冒充着革命陣營內部的“自我批評”的姿態來對革命進行襲擊的。它一開始裝模作樣地敘說了一個革命者被國民黨慘殺的故事，然後筆鋒一轉，就把箭頭射向當時的革命根據地了。他說：“在這歌嘯玉堂春，舞迴金蓮步的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好像延安是一個腐敗透頂的驕奢淫佚的地方，這裡的人似乎是一羣毫無心肝的陳叔寶，他們早已把為革命犧牲的同志們忘記了。

只有王实味才記得他們。这样，王实味就十分巧妙地——一只手給自己抹粉，另一只手就給革命根据地的延安塗上了一層污泥。

自从中国人民最忠实最勇敢的兒女——紅軍經過二万五千里長征到达延安以后，延安就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它是坚持抗日战争的堡壘，是領導抗战的心臟，是給全国人民照亮自由和解放的道路的灯塔，是千千万万青年所向往和投奔的革命聖地。而王实味却把延安描写成漆黑一团，簡直是一个黑暗的封建王国。看呵，这里是絲毫沒有民主的，誰要是在牆报上写文章批評一下“首長”，就要遭到打击，以致陷於瘋狂，“連稚嫩的小鬼”也逃脫不了这个命运。这里統治着的是“等級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不必要的‘享受’”。这个地方是冷酷無情的，“什么階級友爱”只是“說得好听”的騙人的話，实际上是“連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沒有”！他說青年們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看到的却是“丑惡和冷淡”。延安为什么会这样糟呢？是因为上面的領導人坏，是那些“大头子”、“小头子”、“大人物”、“大师”們可惡，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家伙”，是“異类”。於是，王实味就号召青年們起来反对这些“大头子”“小头子”們——圖窮匕首見，——打倒党和革命根据地的領導者，这就是王实味的

真正的目的和企圖。

我們現在用不着——駁斥王實味的造謠中傷了，因為它們已經不起什麼作用，而且歷史早已作出結論了。但是，讓我們來看看王實味和他的一伙如何躲藏在革命陣營里面，利用他們認為適合的時機，從內部來攻擊黨攻擊革命的手法，卻仍然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樣的事情，在現在、在將來都還會發生。要攻破堡壘，最好是鑽到堡壘里面去放火。當我們的敵人已經喪失同我們正面作戰的力量時候，就更會利用這種方法來同我們進行鬥爭。

王實味的手法之一，是打着“內部批評”的幌子出現，好像他的目的是為了幫助黨克服缺點似的。他說：“1938年冬，我們黨曾大規模的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号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盡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听听一般下層青年的‘牢騷’，這對我們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是的，我們的黨是不怕說出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的，是歡迎一切善意的批評的，即使其中包含了不正確的部分。但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捏造事實或有意擴大我們的錯誤和缺點，目的是破壞我們的黨，削弱黨的領導者的威信，瓦解革命的隊伍和政權。哪一個好人會說延安是“直接製造黑暗”的地方，會咒罵延安的天“必然要塌下來”呢？顯然，王實味的從內部瓦解人心的戰術，